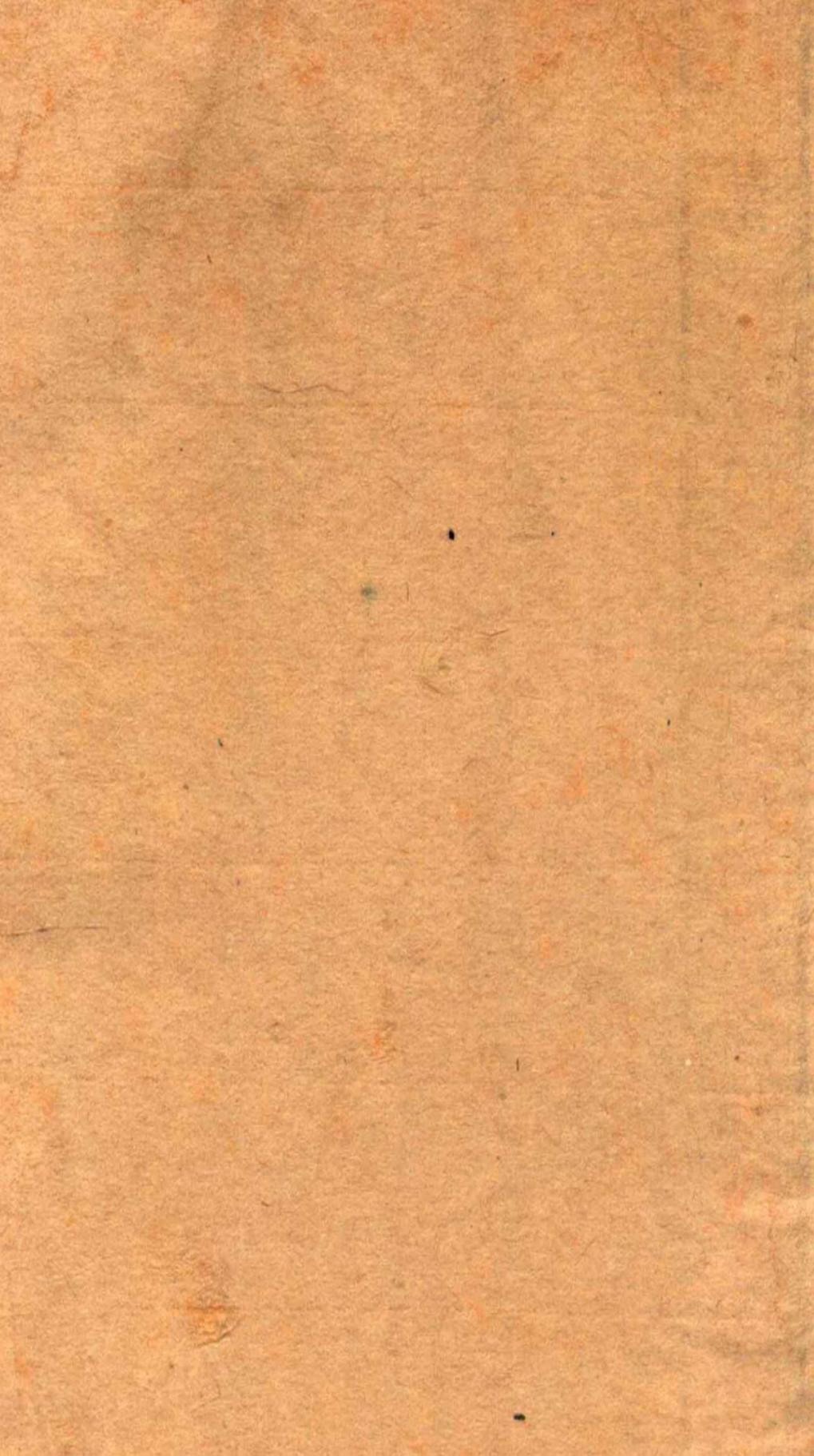


六
藝
之
一
錄

七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七十二

錢唐倪濤撰

古今書體四

十體書論之五

隸書

宋姚令威曰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
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
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
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

分為隸書也

西溪叢語

宋王伯厚曰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書至歐陽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為漢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蓋今楷字也

王海

唐張懷瓘十體書斷

法書要錄

案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為秦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咸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以奏

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名隸書
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甄豐六書其四曰佐
書是也秦造隸書以赴急速為官司刑獄用之餘尚用
小篆焉漢亦因循至和帝時賈鮫撰滂喜篇以蒼頡為
上篇訓纂為中篇滂喜為下篇所謂三蒼也皆用隸字
寫之隸法由茲而廣酈道元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塚得
銅棺前版外隱起為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
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時

若爾則隸法當先於大篆矣案胡公齊哀公之弟靖胡公也五世六公計一百餘年當周穆王時也又二百餘歲至宣王之朝大篆出矣又五百餘歲至始皇之世小篆出焉不應隸書而效小篆然程邈所造書籍共傳酈道元之說未可憑也案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字孟公京兆杜陵人哀帝之世為河南太守善隸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為榮比其創開隸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焉程邈即隸書之

祖也

贊曰隸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絃長毫秋
勁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乍發紅焰旋凝紫煙
金芝瓊草萬世方傳

正書叙論

宣和書譜 宋自歐陽公之後始以楷書為正書或曰真書

字法之變至隸極矣然猶有古焉至楷法則無古矣在漢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正書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而或者乃謂秦羽人

王次仲作此書獻始皇以赴急疾之用始皇召之不至
欲加刑而次仲化禽飛去此語幾於志怪學者之所不
道然亦不載其事以別之也此書既始於漢於是西漢
之末隸字石刻間雜為正書若屬國封陌茹君等碑亦
班班可考矣降及三國鍾繇者乃有賀勅捷表備盡法
度為正書之祖東晉聿興風流文物度越當世如王羲
之作樂毅論黃庭經一出於世遂為今昔不貲之寶後
日雖有作者誰能過之東晉而下亘宋暨齊爰及李唐

至我本朝其中得魏晉風氣者亦落落有人焉皆是豪傑之士尚友於千載之上者也今得其正書者凡四十有四人在魏則有鍾繇在宋則有蕭思話在齊則有王僧虔在唐則有元稹褚遂良柳公權顏真卿徐浩輩二十有八人在五代則有薛貽矩輩五人以至本朝則有八人其間如宋綬蔡襄石延年之徒皆與古作者並驅爭衡為一代法故皆不沒其實而以時次之

隸書叙論

宣和

書譜

秦并六國一天下以愚黔首自我作古往往非昔而是
今故以李斯變大篆以程邈作隸文種種有不勝言者
然而或足以垂法而利民宜後世有取焉此隸所由作
初邈以罪繫雲陽獄覃思十年變篆為隸得三千字一
日上之始皇稱善釋其罪而用為御史當時此書雖行
獨施於隸佐故名曰隸又以赴急速官府刑獄間用之
餘尚用篆此天下始用隸字之初也然而後人發臨淄
塚得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棺之上有文隱起字同

今隸按胡公先始皇時已四百有餘年何為已有隸法
豈是書元與篆籀相生特未行於時耶若邈者既知此
體乃自作一家法而上於秦特以解雲陽之難耳不然
何胡公之棺有是哉其後漢有蔡邕魏有鍾繇得其遺
法筆意飛動點畫間一一成形斷碑墨本幾滿天下歷
千餘年精神如在學者仰之如景星鳳皇爭先見之為
快是豈可多得歟然斯道高古非世俗通行之書以故
闕然不講久矣唐開元年時主懨然知隸字不傳無以

矜式後學乃詔作字統四十卷專明隸書於是人間得以應其求如韓擇木之徒是矣然則學之興廢繫其時哉

漢蔡邕隸書勢

法書要錄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躅彼繁文崇茲簡易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煥若星陳鬱若雲布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烟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

晉成公綏隸書體

成公子安集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成文字燦矣成章閱之後嗣存載道德紀綱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篆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抑豪芒彪煥碨硌形體抑揚分葩連屬分間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鏞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縱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眇工巧難傳

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
素紝染玄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點折拔捌挫安按
繢紛絡繹紛華粲爛綱緼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
又何可翫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耀煥若乃八分墮
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棊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邪捌
繙繚結體劙彩奪節或若虬龍盤游婉蟬軒翥鸞鳳翔
翔矯翼欲去或若執鳥將擊并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
向路仰而望之鬱若霄霧朝昇游煙連雲俯而察之漂

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
麤舉大體

唐杜光庭辨隸書所起

書苑
菁華

世人多以隸書始於秦時程邈非也隸書之興興於周代按左傳史趙算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蓋以亥字之形似布算之狀按古文亥作亢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

其首之二畫豎置身旁亥作豕此則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又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冢者得銅棺棺外隱起為文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古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即隸書興於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以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

後蜀林罕論篆隸書

字源偏旁小說序

三國之後歷晉魏隋陳隸書盛行篆書殆將泯滅至唐
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展作三十卷其後復於
說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開元中以隸體
不定復隸書字統下錄篆文作四十卷名之開元文字
自此隸體始定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開成
中唐玄度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然九經所有之字
即加訓切況是隸書莫知篆意篆雖一體而隸變數般
篆隸既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六書者非止

一意而屬一字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苞含六意字有正者倒者橫而在上中下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橫折而裏別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合成为者有省二字三字四字合成为者隸書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在篆體則可辨變隸體則多有義異而文同篆亦有之俗有隸書賦者假托許慎為

名頗乖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為大誤時俗又有今古隸書端字決疑賦更不經於隸書賦又有文下作子為學更旁作生為蘇凡數十百字謂之野書顏真卿撰千祿字書一卷每一字作三般注云上正中通下俗既有標題合有褒貶全無予奪亦無取焉

宋郭忠恕論隸書

佩觿

衛夢之字本作衛寢是謂隸省前寢之字本作寢寢是

謂隸加詞朗之字本作曷脹是謂隸行寒無之字本作
癡舞是謂隸變

宋米芾論隸書

海岳名言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
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
三代法亡矣

宋黃伯思論楷書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

篆籀意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
小楷法皆出於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圓勁淡雅字率
扁而弗擣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
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
隸典型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
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
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
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遠不及二人遠

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

宋洪适論漢唐隸書

釋隸

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殆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之唐張懷瓘云張昶八分碑在華陰今華山所存漢碑凡四華亭一碑乃昶分書也

宋洪适論西京隸書

釋隸

隸法雖自秦始蓋取其簡易施之徒隸以便文書之用未有點畫俯仰之勢終西京之世學士大夫不留意此

書故彝鼎所識碑碣所刻皆不復用之

宋洪邁論隸書

馬居易漢
隸分韻

自篆捷於漢而為隸隸變於魏八分於晉宋隋唐之間以分視隸猶康瓠之與周鼎也而唐人篤好之漢法益亡

宋高似孫論楷書

緯略

晉中經簿曰有絹素書白縑楷書黃紙楷書白絹行書二尺竹牒楷書白練絹楷書廣內置楷書吏自晉始唐

卷一百七十二
玄宗始以隸楷書易古文尚書今儒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宋景文公嘗言蘇頤撰朝覲壇頌曰有乩虞氏館閣校讎官於乩字之右點曰疑不知有楊備者得古文尚書釋文知乩字為古稽字此開元以隸楷書易古文之失也

宋姜夔論真書

續書
譜

真字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

洒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
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唐人
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

元陳繹曾論楷書

法書本象

動合楷法謂之楷書執筆合法筋骨血肉合法平直圓
方合法偏旁分布合法變化合法方可謂之楷書鍾繇
王羲之獻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七家乃合楷法其餘
不過真書耳黃庭經樂毅論謂之小楷蓋筆畫雖小而

皆中楷法也

明陶宗儀論隸書書史會要

東漢和帝時賈鯈以隸字寫三蒼隸法始廣而八分兼行至蔡邕則銘刻多分書矣建初中以隸書為楷法本一書而二名鍾王變體始有古隸今隸之分則楷隸別為二書夫以古法為隸今法為楷可也隋唐以降古法書廢遂指八分以為隸可乎蓋漢有隸分唐有分楷分之不可為隸猶楷之不可為分也

明宋濂論隸書

重校漢隸
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減小篆為之便為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鯀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勒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西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王四百餘年後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文隱起字與漢隸

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
非周也曷為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
始於秦哉先秦王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
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已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濂竊意
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蒼頡衍而為古文共五百
四十言列於許氏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
此固篆籀之變因之而相生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
耶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

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為之而畧加
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
各以其名為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
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其虛稱耶抑亦別
有所本耶某皆不敢必其然也

明張紳論真書

法書通釋

古無真書之稱後人謂之正書楷書者蓋即隸書也但
自鍾繇之後二王變體世人謂之真書執筆之際不知

即是隸法別為擣體流傳既久失其本原乃至日趨媿媚惡俗之劄不可追改今觀歐顏而上往往皆從隸古學者但不詳察耳吾衍字源七辨謂隸有秦隸漢隸灼是至論今當以晉人真書謂之晉隸則自然易曉矣

明李贊論古隸今隸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籀文籀文即大篆也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為之也次有隸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嚴迫大小篆難倅就乃約之而為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

曰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且易便於
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
始作八分以當時隸字少波勢故增之因其字方八分
遂以為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仲與秦
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鍾元常謂之章程書
此八分書所由始也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
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
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即八分也元常善八

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即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法也程迥曰東漢以來碑刻皆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隸書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隸書即今所傳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真行為隸矣故蕭子雲啓勅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陽集古錄跋則以隸與八分為一趙明

誠金石錄又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是八分也隸
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為隸漢世去
古不遠當時正隸之體尚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
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漢隸
運筆結體尚圓而雅淡其字率偏而弗擠今傳世者若
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
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兌刑具存至江右六朝
若謝宣城蕭挖掘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

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尚方而不尚圓然猶依仿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為一體而楷遂自為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為古隸可也

元虞伯生論隸書

明辨類函

虞伯生題六書淵源序略云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者未有不通六書之義否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而效其波磔以為媚誠妄人矣

元陳繹曾論隸書

法書本泉

隸有古匾圓方四種體秦隸多古漢隸多圓去篆近也盛唐成方後漢近匾變八分矣法貴藏鋒穩重訣與楷書同肥用蹲法瘦用提法

十體書論之六 八分

張懷瓘十體書斷

法書要錄

案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又蕭子良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為八分二家俱言後漢而兩帝不同且靈帝之時工八分者非一而云方廣殊非隸書既言古書豈得稱隸若驗方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為方不知其謂也案序仙記云王次

仲上谷人少有異志少年入學屢有靈奇年未弱冠變
蒼頡書為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繁多得次仲文簡略赴
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
送之於道化為大鳥出在檻外翻然長引至於西山落
二翮於山下今為大翮小翮山山上立祠水旱祈焉又
魏土地記云沮陽縣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又
楊固北都賦云王次仲匿術於秦皇落雙翮而冲天案
數家之言明次仲是秦人既變蒼頡書即非效程邈隸

也案蔡邕勸學篇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是也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形猶存其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隸不能生八分矣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式或云後漢亦有王次仲為上谷太守非上谷人又楷隸初制大範既同故後人惑之學者務之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為八分時人用寫筆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故梁鵠云

鍾繇善章程書是也夫人才智有所偏工取其長而捨其短諺曰韓詩鄭易挂著壁且二王八分即挂壁之類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焉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

贊曰仙客遺範靈姿秀出奮硯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楷之為妙兮備華實

八分叙論

宣和書譜

為八分之說者多矣一曰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字改為楷法又以楷法變八分此蔡希綜之說也一曰去隸

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邕語也前世之善書類能言其書矣然而自漢而來至于唐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興刑蓋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不古不嚴豈在唐始有之耶杜甫作八分歌盛稱李潮韓擇木蔡有鄰是皆唐之諸子而今所傳者又皆唐字則希綜蔡琰之論安在哉蓋古之名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也今

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至唐則猶有隸書中別為八分以名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者非古之所謂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張彥遠曰貝令該曰于僧翰曰釋靈該是四子俱唐人則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詔後世云

八分書

周越古今法書苑

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

宋郭忠恕論八分書

八分之說流俗有二或曰八分篆法二分隸文又云皆似八字勢有偃波臣以為二說皆非也今按書有八體漢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體之後又生此法謂之八分近矣

宋米芾論小分方

畫史

小八分帶筆如行草竒甚今無此體

元陳繹曾論八分

法書本象

漢明光間上谷太守王次仲作八分書隸從小篆回鋒
故遲八分從大篆出鋒則加疾矣大篆圓而從出八分
方則橫出捷之至也法險峻遒健餘同楷訣以其筆鋒
橫出故體須區也

明楊慎論八分書

丹鉛
總錄

水經注載晉世河決胡公石椁上有八分書考其時蓋
周也故知八分不始於秦矣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李
頤注云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

波亦是尾也審如李說八分不始於秦又一證也

十體書論之七 章草

張懷瓘十體書斷

案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麌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槩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

書惟君長告令臣下則可後漢北海敬王劉穆善草書
光武器之明帝為太子尤見親幸甚愛其法及穆臨病
明帝令為草書尺牘十餘首此其創開草書之善也至
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上貴其迹詔使草書上
事魏文帝亦令劉廣通草書上事蓋因章奏後世謂之
章草惟張伯英造其極焉韋誕云杜氏傑有骨力而字
畫微瘦惟劉氏之法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
芝喜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

懷瓘案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為今草如其流速
拔茅其始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竒
形離合數意兼包若懸猿飲澗之象鉤鎖連環之狀
神化自若變態不窮呼史游草為章因張伯英草而謂
也亦猶篆周宣王時作及有秦篆分別而有大小之名
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槩呼為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
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案杜度在史游後
一百餘年即解散隸體明是史游創焉史游即章草之

祖也

贊曰史游製草始務急心就婉若廻鸞櫻如舞袖遲迴縵
簡勢欲飛透敷華垂實尺牘尤奇并功惜日學者為宜

漢崔瑗草書勢

法書要錄

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章草之法益
又簡略應時諭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絕險
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
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企鳥跱志意飛移狡獸暴駭

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勝
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

宋黃伯思論章草

東觀餘論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
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
中杜操伯度善此書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便以為章
帝書誤矣

宋趙彥衛論章草

雲麓漫抄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子字皆章草朽敗不可詮
次得此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車騎
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
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叛羌急急如律令
馬四十匹驢二百頭日給內侍梁師成得之以入石未
幾梁卒石簡俱亡故見者殊鮮吳思道親睹梁簡故賦
其祕古堂云異錦千囊更妙好中有玉奩藏漢草榮次
新吳出也得其模本示余按章草今世益少唯急就章

見在并諸帖所傳耳然急就轉模失真愈遠官帖章草皇象索靖等書與張芸叟所珍鷄雀賦又率是贗作黃長睿已嘗辨于東觀餘論然則此檄當為今章草第一也米元章淮韓帖卷內稱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于檄則理容槩施于章奏蓋小學家流由古以降日趨于簡便故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比其久也復以隸為繁則章奏文移悉以章草從事亦自然之勢故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是其

典刑故不務為冗筆逮張旭懷素輩出則此法掃地矣
但檄文討羌歲月與史不合疑史誤也

元陳繹曾論章草

法書本象

章者奏也謂可入章奏也評者謂皇象如奇峰怪石骨
力有餘索靖如金華翠葉精研莫比蕭子雲如晴雲點
空輕圓自得此三家者章草之聖品也

明祝允明論章草

祝氏集略

章草須有古意乃佳下筆要重亦如真書點畫明淨有

牆壁有間架學者當以索靖張芝皇象韋誕月儀八月
帖急就章為模範也

明 闕名 論章奏

暖妹
由筆

章草在世無人學故無人知其法解散隸體粗書之亦
是一種與大小篆真草等並列世有急就章刻本真行
二行要是解釋其字耳說者遂謂真字章草寧復有真
篆字真隸字耶

明李訥論章草

戒庵
漫筆

近時學書者知有宋克體不知有章草然非重頭曲脚
之法也善隸書者自知之

朱仲溫以章
草體作真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七十三

錢唐倪濤撰

古今書體五

十體書論之八 行書

張懷瓘十體書斷

法書要錄

案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偽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爾後王羲

之獻之竝造其極焉獻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
逸頓異真體合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
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回祿
傷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
氣縱橫則義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義雖諸家
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為道拔夫古今人民狀貌各異此
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不同可庶幾也故得之
者先稟於天然次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

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似本而各挺之自然劉德昇即行書之祖也

贊曰非草非真發揮柔翰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嬪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行書叙論

宣和書譜

自隸法掃地而真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間者行書有焉於是兼真則謂之真行兼草則謂之行書爰自西漢之末有穎川劉德昇者實為此體而其法蓋貴簡易

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德昇而下復有鍾繇胡昭者同
出於德昇之門然昭用筆肥重不若繇之瘦勁故昭卒
於無聞而繇獨以行書顯當時所謂繇善押書者此也
及晉王羲之獻之心得神會處不由師授故並臻其極
蔚然為翰墨之冠晚有王珉復善此學而議其書有峻
如崧高爛若列宿之况信乎行書之在字學非富規矩
有來歷不能作此譬之千里之足屈伏檻下則成虧何
在及其緩轡闊步爭馳蟻封間於是駕驥遂分書之有

行若是也今得其自晉以來至于本朝以行書名世者
凡五十有八人焉其間如晉之王濛宋之薄紹之唐虞
世南歐陽詢李邕蘇靈芝之徒各各自具一體傑然出
于其類者多矣本朝則有李建中蘇舜欽陸經王安石
蔡京筆勢奕奕足以追配古人名垂後世於是類而裁
之為一家法

晉王珉行書狀

藝文類聚

邈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星之麗天縕字挺特奇書秀

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跱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要美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飛筆放體雨疾風馳綺靡婉婉縱橫流離

宋姜堯章論行書

續書譜

魏晉行書與草書不同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不相遠王右軍蘭亭記及

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悞亦可輝映所貴乎

穠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具備

元陳繹曾論行書

法書本象

大要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故行書尤貴偏傍緊密間白寬舒神閒思暢則圓活自然稍加拘束則僵矣所以右軍脩禊帖冠絕千古以其工夫精熟適意自然也

行書訣

行筆而不停著紙而不離轉輕而重按如水流雲行無少間斷

明祝允明論行書

祝氏集略

行書貴穩雅下筆不疾不徐亦有間架須是明淨不要亂筆多絲纏繞疾則失勢緩則骨癡亦以右軍為祖次參晉人諸帖及懷仁聖教序

明陸子淵論行書

劉伯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草行

明董其昌論行楷畫禪室隨筆

唐碑多作懷仁三藏聖教序行楷所謂小王體者以蹊徑易尋凡碑皆祖之

十體書論之九 飛白

張懷瓘十體書斷

法書要錄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

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文字宜輕微不
滿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
言起由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
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
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
署宮閣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
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渺神仙之事也張芝
草書得易簡流速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豔飄蕩之極字

之逸越不復過此二途邇後羲之並造其極其為
狀也輪囷蕭索則虞頌以嘉氣非雲離會飄流則曹風
以麻衣似雪盡能窮其神妙也衛恒祖述飛白而作散
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僾於飛白瀟洒於隸書
處其季孟之間也梁武帝謂蕭子雲言頃見王獻之書
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為之令得其裏子雲
乃以篆文為之雅合帝意既括鍊而羽則遠而益深雖
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其後歐陽詢得之蔡伯喈

即飛白之祖也

贊曰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縈箭
激電繞雪零淺如流霧濃若屯雲舉衆仙之奕奕舞羣
鶴之紛紛誰其覃思於戲蔡君

晉劉劭飛白書勢銘

書苑菁華書
斷作劉彥祖

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蚊脚偃波楷隸八分世絕常妙索
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豔藝珍若乃敷杼豪芒纖微
和惠素翰冰鮮蘭墨電掣直準箭飛屈擬蠖勢繁節參

譚綺靡循致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鵠
遊逝

宋鮑照飛白書勢銘書苑
菁華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工八法盡
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遊霧重似崩雲鋒絕
劍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
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裁
片字金溢仙芝繁弱既匪足質蟲虎續絢又安能匹君

子品之是最神筆

宋王僧虔飛白書

宋書本傳

王僧虔為尚書令嘗飛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躡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此銘座右

唐太宗飛白書

太平御覽

太宗嘗以御筆賜馬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

又太平御覽

唐會要曰貞觀十八年五月端午日太宗為飛白書作
鸞鳳虬龍蛇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
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賀君飛
白扇二枝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又唐書劉洎傳

劉洎除散騎常侍洎性疎散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
善飛白字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操筆作飛白字賜

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牀引手得之皆奏曰
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
常侍登牀

唐岑文本述唐太宗飛白書勢詩唐詩紀

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豪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
舉崩雲絕鸞驚游霧疎別有臨池艸恩沾垂露餘

唐高宗飛白書太平御覽

高宗為飛白書以賜侍臣賜戴至德曰泛洪源候舟穢

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玄敬曰資啓沃罄丹誠

梁蕭子雲飛白蕭字

尚書故實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

李約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亭

以號
日蕭齊

唐崔備壁書蕭字記

法書要錄

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圓轉側掠體法備焉信衆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其後張

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
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為前賢所重
如此

宋仁宗飛白書

歸田錄

宋仁宗最精飛白凡飛白以點畫象形而點最難工有
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
頗嘉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
出三百點之外

宋黃伯思論飛白法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為此書乃全用草法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毫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以濃淡相錯乃成若不用豪筆書則不能成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豪筆作與散隸頗相近但增縹緲繁舉之勢又全用楷法洛陽唐恭陵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首唐太宗飛白

皆有毫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
為片板若髹刷然髹音休以漆漆物即漆刷也以書殊不用豪筆又

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見工
人以堊帚成字歸為飛白非便用堊帚蓋用筆效之而
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為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
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
飛而俚俗嫗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
白為帛此尤無稽也

明楊慎論飛白

升庵外集

飛白字之名書家例知之但不曉作何狀予按王隱云
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遒勁文字宜輕微
不滿名為飛白據此則如今篆書之渴筆俗所謂沙筆
是也唐人好奇或作禽鳥花竹之像順陵碑略有數字
今絕無作之者惟方外道流書酒肆壁作竹節雀頭形
俗可憎矣

十體論書之十 草書

張懷瓘十體書斷

法書要錄

案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余疑不然創制之始其間者鮮且此書之約略既是蒼黃之世何粗魯而能識之又云杜氏之變隸亦由程氏之改篆其先出於杜氏以張為祖以衛為父索為伯叔二王為兄弟薄為庶息羊為僕隸者懷瓘以為諸侯爭長

之日則小篆及楷隸未生何但於草蔡公不宜至此誠
恐後誣案杜度漢章帝時人元帝朝史游已作草又評
羊薄等未曰知書也歐陽詢與楊駘馬書章草千文批
後云張芝草聖皇象八絕並是章草西晉悉然迨乎東
晉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婉轉大行於
世章草幾將絕矣懷瓘案右軍之前能今草者不可勝
數諸君之說一何孟浪欲杜衆口亦猶躡履滅跡扣鐘
銷音也又王情云藁書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際者非也

案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真正書寫而又塗改亦謂之草藁豈必草行之際謂之草者蓋取諸混沌天造草昧之意也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成上官氏見欲奪之又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竝是也如淳曰所作起草為藁姚察曰草猶麤也麤書為本曰藁蓋草書之文祖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起草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然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
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脉
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深明其旨故
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
英即此也實亦約文該思應指宣言列缺施鞭飛簾縱
轡也伯英雖始草創遂造其極張伯英即草書之祖也
贊曰草法簡略省繁錄微譯言宣事如矢赴機霆不暇
發電不及飛徵士已沒道愈光輝明神在享其靈有歇

斯藝漫流終古無絕

草書叙論

宣和書譜

篆隸之作古矣至漢章帝時乃變而為草駿駿至兩晉王氏羲獻父子遂進於妙漢時蔡邕亦一時號為子墨卿也稽考古今法書而獨以草書為泰苦篆隸之難不能投速故作草書是不知杜度倡之於漢而張芝皇象皆卓卓表見於時崔瑗崔寔羅暉趙襲各以草書得名世號章草至張伯英出遂復脱落前習以成今草且草

之所自議者紛如或以為草昧之作或以為藁草之草或以為草行之草或以為赴急之書然則謂之草則非正也孔子所謂為命裨谌草創之是也若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成上官見而欲奪之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成主父偃竊而奏之今猶以起草為藁者其近之也世遂以草書為一家故自漢晉宋以還以草書得名者為多姑以流傳於今者凡得六十五人以其世次之於漢得張芝蜀得諸葛亮晉得張華郗愔王謝子弟

輩十九人宋得謝靈運羊欣齊得劉珉梁得沈約三人
陳得江總輩九人隋得釋智永唐得張顛釋懷素釋亞
栖輩二十人五代得杜荀鶴楊凝式輩三人本朝得錢
倣米芾蔡襄杜衍等輩且不得人人而自舉特取其尤
異者姑表其略自餘如仲翼之流以草書自名格律凡
下承襲晚唐所謂院體者此其黜之

晉索靖草書狀

晉書
本傳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

物象形似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
卑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
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糾繆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
羸欵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
通其轡海水宕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結棠棣融融
載其華玄熊對距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
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嫋
薰芳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

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奔趣凌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
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
若傲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
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
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
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
章信奇妙之煥爛體蹀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
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

觀

晉楊泉草書賦

陳思書
苑菁華

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竒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抑揚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而植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歛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籜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

珠之陸離其發翰舒藻如春華之揚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肴易如長溜之分歧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丕基其斷殊窮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吟牙如嚴霜之傳枝衆巧百態無盡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梁武帝草書狀

書苑
菁華

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鋒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其先

出自杜氏以張為祖以衛為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為兄弟薄為庶息羊為僕隸目而叙之亦不失倉公觀鳥跡之措意耶但體有踈密意有倜儻或有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絕之氣滔滔閑雅之容卓犖調宕之志百體千形而呈其巧豈可一槩而論哉皆古英儒之撮撥豈羣小阜吏所能為因為之狀曰疾若驚蛇之失道遲若渌水之徘徊緩則鴟行急則鵠厲抽如雉啄點如兔擲乍注乍引任意所為或麤或細隨態運奇雲集水

散風迴電馳及其成也麤而有筋似蒲萄之蔓延女蘿
之繁縝澤蛇之相絞山熊之對爭若舉翅而不飛欲走
而還停狀雲山之有玄玉河漢之有列星厥體難窮其
類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聳拔如裊長松婆娑而飛舞鳳
宛轉而起蟠龍縱橫如結聯絲如繩流離似繡磊落如
陵暉暉暉奕奕翩翩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顛斜而
復正斷而還連若白水之遊羣魚叢林之挂騰猿狀衆
獸之逸原陸飛鳥之戲晴天象鳥雲之罩恒岳紫霧之

出衡山巉巖若嶺脈脈如泉文不謝於波瀾義不愧於
深淵傳志意於君子報歎曲於人間蓋略言其梗槩未
足稱其要妙焉

宋徐鍇辨草書

說文注

宋書傳多云張芝作草又云齊相杜操作據說文則張
芝之前已有矣蕭子良云藁書者董仲舒欲言災異藁
草未上即為藁書藁者草之初也史記上官奪屈原藁
草今云漢興有草知所言藁草是創草非草書也

宋蘇舜欽論草書

因學齋
雜俎

草書把筆離紙三寸取其指寬掌平虛腕法圓轉則飄縱之體自可出絕耳

宋蔡襄自論飛草書

蔡忠惠
公集

每落筆為飛草書但覺煙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歡欣可喜耳

宋文同論草書

東坡
集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

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宋黃伯思論草書

東觀餘論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弘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議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

宋張栻論草書

南軒文集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以來舊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為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宋姜堯章論草書

續書
譜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舞歌擗踊一切變態非苟為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

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

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後世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于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

金趙秉文論草書

草書韻會序

草書尚矣由漢而下崔張精其能魏晉以來鍾王擅其美自茲以降代不乏人夫其徘徊閑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

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閑中之一樂也

元虞集論草書

道園學古錄

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疎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耳目口鼻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

明祝枝山論草書

祝氏集略

草書貴通暢草書下筆易於疾須放令少緩徐行穩步
一點一畫皆有規矩不令容易亦有牆壁間架須要明
淨方合晉人法度不可如後人全率爾也用筆不可太

遲遲則緩慢無神氣亦不可太疾疾則恐窘步而失勢

明楊慎論草書

升庵外集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
豹稍稍推類為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之或不自識

也余謂山谷非杜撰者蓋自掊擊以教人耳

又墨池
瑣錄

黃山谷云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草書蓋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張東海名曰能草書每草書鑿字以意自撰左右纏繞如鎮宅符篆文徵明嘗笑之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為名書耶

明蕭子鵬論草書

雲印子集

草不若楷之正楷不若篆之純然而草雖非古衆體可

兼若莊以存正縱以出奇瀟散處有涵畜者在渾厚中
有精華者著馳不失範矣若簡不知檢曠而無歸與夫
亂古而作皆書之蠹也

明陸子淵論草書

書輯

草書者後漢徵士張芝所造也衛瓘復采芝法兼乎行
書謂之藁草羲之獻之書謂之今草構結微眇者謂之
小草復有所謂游絲之草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
散草亦曰飛草

草訣百韻歌

草聖最為難龍蛇競筆端豪釐雖欲辨體勢更須完有
點方為水空挑却是言山頭無左畔之遶闊東邊長短
分知去微芒視每安步觀牛引足羞見羊踏田六手宜
為稟七紅即是袁十朱知奉已三口代言宣左阜貝丁
反右刀寸點彎曾差頭不異歸浸體同觀孤殆通相似
予柔總一般采峯身近取熙照眼前晉思惠魚如畫禾
乎手似年既防吉作古更慎達為連寧乃繁於叔侯兮

不減詹稱攝將屬倚某棗借來旋慰賦真難別翔邦豈
易參常收無用直密上不須山才畔詳牋牒水元晉永
泉東同東且異府象辱還偏才傍干成卉勾盤東作闌
鄉卿隨口得愛鑿與奎全玉出頭為武干啞點是丹蹄
號應有法雲雪豈無傳盜意脚同適熊絃身似然矣其
頭少變兵共足雙聯莫寫包庸守勿書錄是緣謾將繩
當臘休認寡為寬即脚猶如忍還身附近遷寒容審有
象憲害寘相牽滿外仍知備醫初尚類堅直須明謹解

亦合別荆前願向戈牛始雞須下子先ノ之非是乏
木可成村蕭鼠頭先辨寅賓腹裏推之加心上惡兆戴
免頭龜點急堪成急勾干認是卑壽宜圭與可齒記止
加司右邑月何異左方才亦為舉身為乙未登體用北
之路左言如借時邊寸莫違草勾添反慶乙九貼人飛
惟未分憂夏就中識弟夷齊齊曾不較流染却相依或
戒戈先設皋華脚預施睿虞元彷彿拒捉自依稀頂上
哀衾別胸中器谷非止知民倚氏不道樹多枝慮逼都

來近論臨勿妄窺起傍合用短遣上也同迷惑識高齊
馬須知兕既兒寺專無失錯巢筆在思維文畔微彎使
孫邊不緒絲莫教凡作願勿使雍為離醉碎方行處麗
琴初起時裁截當自記友發更須知忽訝劉如對從來
企似垂含貪真不偶退邑尚參差減減何曾誤黨堂未
易追女懷丹是母叟棄點成皮若謂涉同淺須教賤作
師奄鼈鼈一類茶菊策更親非作渾如化功勞總若身
示衣尤可惑奄宅建相隣道吳吳難測竟充克有倫市

於增一點倉欲可同人數段情何密曰甘勢則勻固雖
防夢簡自合定浮淳添一車牛幸點三上下心參參全
不別閑巽豈曾分奪舊元無異羸羸自有因而由問上
點早得幸頭門耻死休相犯貌朝喜共臨鹿頭真帶草
狐足乃疑心勿使微成漸奚容悶即昆作南觀兩甫求
鼎見棘林休助一居下棄奔七尚尊隸頭真似繫帛下
即如禽溝渫皆從弋紙箋並用巾懼懷容易失會念等
間并近息追微異喬商商不羣欵頻終別白所取豈容

昏惑感威相等馭敦殷可親台名依召立敝類逐嚴分
鄒歌難見成幾賊易聞傳傳相競點留辨首從心昌
曲終如魯食良未苦吞改頭聊近體曹甚不同根舊說
唐同雁嘗思孝似存掃掘休得混彭赴可相侵世老偏
多少謝衡正淺深酒花分水草枝放別支文可愛郊鄰
郭偏宜諶友湛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

虞集書王氏草韻後

格言要論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疎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此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磔音責剔也開也張也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七十四

錢塘倪濤撰

古今書體

皇朝清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清文鑑序

朕惟自昔聖人易結繩以書契用使天下之義理悉歸文字天下之文字悉歸六書六書備而義理無不畢具苟不為講習修明則形聲點畫之制雖存其義幾乎息

矣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訓至仁合於天地肇造清書大文曷

如日月

太宗文皇帝上聖之資開天之運繼志紹聞丕宣文治

世祖章皇帝神靈首出智勇天授秉英斷之資持以恭儉
擴寬仁之量濟以憂勤朕以涼德膺

祖宗之鴻圖即位多年未嘗晷刻不以法

祖為念兢業自守宵旰靡遑萬幾之暇惟以讀書窮理盡

吾之志凡五經四書已經翻譯之外如綱目講義等有
關於治道者靡不譯盡近來老成耆舊漸就凋謝因而微
文與古久而弗彰承譌襲舛習而不察字句偶有失落
語音或有不正國書所關至鉅政事文章皆由此出非
詳加釐定何所折衷非編輯成書何以取法爰詔儒臣
分類排纂日以繕藁進呈朕親御丹黃逐一審訂解詁
之疑似者必晰同異于毫芒引據之闕遺者必援經史
以互證或博咨於故老或參考於舊編大而天文地理

小而名物象數十二字母五聲切音具載集中名曰清文鑑用採音聲之本原究字畫之詳盡為部三十有六為類二百八十為書二十一卷清文得此而無餘蘊凡以明

祖德之源流敬本之深意也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朕仰承

列祖創造之弘模深惟國家同文之盛典歲閱數周彙成
全帙誦是編者尚其體朕歷載之勤劬因音聲以求字

畫因字畫以求文章繼自今詔令之出納章奏之敷陳
以及達于遐陬勒諸琰琬者大經大法咸有據依一話
一言式循典則庶幾國書永貽于千百裸而與日星河
漢長垂天壤也夫

右文見

御製文第三集第二十卷

十二字頭引

帝王治天下璽書詔制章奏條教號令之頒關係鉅
且重凡點畫未合部司封駁不少恕漢人惟習漢字
以言會通大同則猶未也今我

朝清書形模象篆籀義類本龜龍于滿語之中上溯羲
軒之文綜合洛圖之理詳加參互釐定字形九有尊
崇無敢自外于光天化日者滿與漢並書俾滿漢人
通曉也夫人不知滿語者字雖工僅得象形之表徒

知點畫不能成言不學滿字者音未習欲驟學滿語
為難故習字必先肖唇頰而後語意可通也何則書
分十二字頭即漢音之四韻內載千三百餘字即漢
字之六書或以清書一音止有一字蓋對未通滿語
者言非所論于滿字也夫滿字必相連書以成滿語
文意始見而千變萬化不可窮究豈易測度耶今滿
字內漢音無字者效佛經二合之法二字連呼成一
音以肖口吻如喀矣呼慨戛矣呼改哈矣呼海是也

書內所音漢字俱係北韻音者以音相合非以音某
字作某字解也至音字有未能盡合者則俟高明詳
核之其字形俱自左旋右書字者亦自左至右讀亦
如之因而習之不為難夫特異之資不少好學敏求
者甚衆百二神州形勢遼闊每以僻地鮮師為恨至
有畢世而不知清字聲義者余曷敢自謂通曉以鏤
傳于世祇就官學刻本揣摩音韻而已至若
詔制章奏在館閣自有體裁而又非末學黜陋者之能

事也時

康熙九年庚戌孟冬朔旦正黃旗教習廖綸璣撰

汪太史師韓龍書一章呈諸同年

龍書稽木皇鳥跡溯倉帝披圖穗蓮垂瞻穹瓔珞繫孽
乳生篆文捷約趨楷隸歷漢百三章盡削重複字流傳
變若雲俗書趣姿媚樊然別形聲猶未求所自吾聞造
字初史皇特少稚體殊左右行梵長佢盧次編纏蓮葉
奇屈曲驢唇異代有大鴻臚耳根證真諦軍容錄本言

國語傳後魏號令雜物名大小遼金例遼近奚室韋神
冊初定制鐸篆及信寧贊成功固替銘勲兼突厥是偶
瓏鼎屬金行葉魯業御撰成次第婁室紹谷神後先推
國器篆彼嵬理書粗具八分致有元班彌怛新字奉勅
製四十一母音語韻韻關備彷彿婆羅門二七貫一切
同時畏兀兒並用體橫施三朝史紛綸附解無三四泊
明火翰林猶命譯書契

皇朝文命敷紅縵光華被垂訓肇龍興承基纊

聖世自兩文成來

勝式大海額爾德宜俱謚文成

詞臣所專肄經大義

微言史編年紀事各各窮榦枝往往破疑貳綜博定清

文瞭如寶鑑對

清文鑑

綱領三十餘毛目二百類蟻磨運

左旋龍賓呼十二弩礮昉形模點圍循位置四聲該時

平萬物括開閉約之宗諧聲衍之蘊六義小臣自耕人

計偕挈敝笥讀莊強舌神倣陸苦思瘁偏旁元包經依

附虞衡志平生奇字多陋矣一小技粵從步環洲墳典

窺中秘豈殊高麗童學語已經歲爭如字學生五百應

廷試當其發憤為有時惑 唏嘵開口忽齟齬把卷常睭
貽雖漸識之無亦太性擣昧還瞻同輩流幾月通精意
惟業進於勤不肖仰而企明昌弘文院延祐貢物使何
若履

帝庭載筆言動記上追義軒風民察先官治

謹案原本此後載

國書十二字頭而其文疎畧益

書精微本非草野書生所能通曉且音讀失
圖之別至我

皇上欽定對音字式而後大備其詳又具見於
御製增訂清文鑑毋庸別贅一詞况一卷之中前

半右行後半左行亦難於檢核茲故專錄其
引及所載詩篇云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七十五

錢塘倪濤撰

古今書體

許氏說文序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

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
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
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
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
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
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
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
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

成其物隨體詰訛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
名取譬相成河江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
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
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
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
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
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于王惡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
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

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其書曰隸

書班固云謂施之于徒隸也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
俯仰之勢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徐鉞曰案漢書注蟲書即鳥書以書幡信首象鳥形
即下云鳥蟲是也 蕭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
徐鉞以為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為一
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之 蕭子

良云署書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羊欣云何
覃思累月然後題之 又書徐鉛曰書於殳也殳體
八觚隨其勢而書之

漢興有草書尉律

徐鉛曰案書傳多云張芝作草又云齊相杜操作據
說文則張芝之前已有矣蕭子良云藁書者董仲舒
欲言災異藁草未上即為藁書藁者草之初也史記
上官奪屈原藁草今云漢興有草知所言藁草是創

草非草書也 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

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令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為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

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
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
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
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
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
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
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
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于世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祕妙究洞聖

人之微指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尊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也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躋而不可亂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譏其說將以理羣

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情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
覩靡不魚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
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于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

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為專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

亥知化窮冥于時大漢聖德熙明承天稽唐敷崇殷中
遐邇被澤渥衍沛滂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赜索隱厥
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徐鍇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孟陬

之月朔日甲申曾曾小子祖自炎神縉雲相黃共承高
辛太岳佐夏呂叔作藩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名
宅此汝瀨竊叩景行敢涉聖門其弘如何節彼南山欲
罷不能既竭愚才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志次列
微辭知此者稀儻昭所尤庶有達者理而董之

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沖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于天下流化
于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
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為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
術王教一專苟有可以加于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
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
昌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達受古學蓋聖人不

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衷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于達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慎前以詔書校東觀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遣臣齋詣闕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

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
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謹首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

朔二十日戊午上

徐鉅曰建光元年漢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

名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會令并齋所上書十月
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名陵公乘許沖布四十
疋即日受詔朱雀掖門勅勿謝

徐騎省進校定說文表

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臣徐鉉奉直郎守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
臣句中正翰林書學臣葛湍臣王惟恭等奉詔校定許
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
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
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物之功與
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
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

政散隸聿興便于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偽日滋
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蒼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
時馬援上言論文字之訛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
賈逵修理舊文于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
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
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
返以篆籀為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于六籍舊文相承
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

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歷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不為妄矣于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為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

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湮替為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于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

並序列于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
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
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
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
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
未有翻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
並以孫愐音切為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
異淮南之敏縣金于市曾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

永谷謹上

新修字義

左文一十九說文闕載注義及序例偏旁有之今並錄
於諸部

詔 志 件 借 難 暨 別 髯 饒 趵

顛 瑞 瘋 懈 紲 笮 迂 眇 峯

左文二十八俗書譌謬不合六書之體

疊 字書所無不知所从無以下筆易云定天下之

疊疊當作娓

个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
也當作介

暮本作莫日在舛中也

熟本作孰享芽以手進之

捧本作奉从廿从手丰聲經典皆如此

遨本作教从出从放

徘徊本作裊回寬衣也取其裊回之狀

迴 本作回象回轉之形

腰 本只作要說文象形借為亥要之要後人加肉
鳴 本只作烏烏吁呼也以其名自呼故曰烏呼後

人加口

慾 說文欲字注云貪欲也此後人加心

棟 本只作東說文从東八八東之也後人加手

俸 本只作奉古為之奉祿後人加人自暮已下

一十二字後人妄加偏傍失六書之義

鞶韁 按詞人高無際作鞶韁賦序云漢武帝後庭之戲也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譌轉為秋千後人不本其意乃造此字非皮革所為非車馬之用不合从革

影 按影者光景之類也合通用景非毛髮藻飾之事不當从彑

斌 本作彬或份文質備也从文配武過為鄙淺復有从斌从貝者音韻亦于義無取

悅 經典只作說

藝 本只作訢後人加草云義無所取

著 本作箸說文陟慮切注云飯殼也借為住著之

箸後人从艸

墅 經典只用野野亦音常句切

蓑 蓑字本作蘇禾切从衣象形借為衰朽之衰

噴 周易疏義云深也按此亦假借之字當通用噴

費 學堂也从學省黃聲說文無學部

駁 充耳也从纊省主聲說文無纊部

蠶 直兒經史所無說文無直部此三字皆無部類
可附

虞 說文嘆字注云麋鹿羣口相聚也詩麇鹿虞虞
當用嘆字

池 池沼之池當用沱沱江之別流也

篆文筆迹相承小異

𠂔 𠂔 𠂔 本作𠁧 𠁧 𠁧 本从二从古文及左旁不當

𠂇引筆下垂蓋前作筆勢如此後代因而不改

說文不从人直作己

翫

左旁亲从辛从木說文不省此二字李斯刻石

文如此後人因之

舌

从辛从口中畫不當上曲亦李斯刻石如此上

曲則字形茂美人皆效之

𠂇 說文作彔象二屬之形李斯筆力小變不言為

異

𠂔 說文作𠂔亦李斯小變其勢李陽冰乃云从開口形亦為臆說

𠂔 說文从少而垂下於相出入也从入此字从少下垂當只作出𠂔蓋相承多一畫

𠂔 如六切說文本作𠂔後人相承作𠂔與月字相

類

𠂔 說文作𠂔止史籀筆迹小異非別體

𦵹 此本蕃廡之廡李斯借為有無之無後人尚其

簡便故皆从之有無字本从亡李陽冰乃云不當
加亡且蕃廡字从大从册數之積也从林亦蕃多
之義若不加亡何以得為有無之無

畱或作畱亦止於筆迹小異

說文作畱李斯筆迹小異

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臣徐鉉等伏奉聖旨校定許慎說文解字
一部伏以振發人文興崇古道考遺編于魯壁緝蠹簡

于羽陵載穆皇風允符昌運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
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凝神繫表降鑒機先聖靡不
通思無不及以為經籍既正憲章具明非文字無以見
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究文字之義眷茲謠俗深惻皇
慈爰命討論以垂程式將懲宿弊宜屬通儒臣等實媿
謾聞猥承乏使徒窮懵學豈副宸謨塵瀆冕旒永炭交
集其書十五卷以編帙繁重每卷分上下共三十卷謹

詣東上閣門進上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七十五